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L
2451
T52
1654
v.1

序

天下有正統王者主之微
王者則天下渙而無所歸
王者有正統斯文主之微
斯文則王者眩而無所守

王者統天下斯文統王者
其興喪於天而明晦則於
人在茲者何可一月不講
也俯仰古今著書立言者
汗牛充棟丕不可窮詰惟

易統天下之正理而潔淨精微之文在於斯書統天下之正治而疏通知遠之文在於斯詩統天下之正情而溫柔敦厚之文在於

斯禮統天下之正性而恭儉莊敬之文在於斯樂統天下之正音而廣博易良之文在於斯春秋統天下之正法而屬辭比事之文

在於斯學庸二論七篇統
天下之正教而六經之文
在於斯嗣斯而後守其成
者嫡派也否則庶孽不得
而奸之纘其序者大宗也

否則小宗不得而混之斯文之統其嚴乎近代鹿門茅氏獨推班馬韓柳劉氏向歐楊氏脩蘇氏軾七子爲聖於文曰六藝之遺在

是矣盍居然以正統與之噫其然豈其然乎竊意七子者文人之雄耳六經之傳四子之緼槩乎其未有開也朱子讀蘇文殆未嘗

不喜既未嘗不厭則其他可知已譬之花木然上焉者韡〻其華離〻其實以之悅目可也以之爽口可也以之薦宗廟可也以之

羞賓客可也用止此矣若夫千紅萬紫獻媚爭妍雖足傑王公貴人之賞玩與文人墨士之咏歌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則亦焉能

爲有無耶雖或因文見道
原非得道爲文在茲者其
能與於天而明于人争庶
孼小宗故曰閏統非正統
也遡嫡派以守成問大宗

以纘緒祖六經父四子而
子〻孫〻引之勿替者濂
洛關閩也每取其文讀之
內統乎身心意知之全外
統乎家國天下之大徵言

之喜怒哀樂其端也切言之視聽言動其目也顯言之子臣弟友其門戶也溫醇簡易絕不爲驚諤可喜之論其淡也奪七子之濃

其平也奪七子之奇其拙也奪七子之巧其踈也奪七子之容其約也奪七子之博譬之五穀然競秀鬪靡未能與百卉爭一日之

勝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無古今無賢愚無貴賤係之爲日用焉資之爲性命焉凡氣運之盛衰世道之治亂人才之消長莫不于

斯乎分関也明乎其在人以興乎其在天者斯固其階梯也吾録其最者得若干首而又博採之諸儒以綜其類統之乎近裏着己

而又旁及之忠臣義士以
煥其章統之乎實踐躬行
或本天下之正理而不賊
或本天下之正治而不誣
或本天下之正情而不愚

或本天下之正性而不頗
或本天下之正音而不奢
或本天下之正法而不亂
或本天下之正教繇四子
以上揆六經而不悖鹿門

羋氏所謂伏羲相傳之秘
其旨遠其辭文者端不在
彼而在此矣天之嫡子也
家之大宗也以號正統與
王者歷代相傳之統禹時

兩間誰曰不宜使學者時
時服膺乎斯文用力少而
成功多矣使學者人人服
膺乎斯文教化行而風俗
美矣豈曰小補之哉

立節郡用六居士刁包譔

斯文正統序

不使承乏与谷風耳用六居士
出名而未獲弍面也壬辰南宮
出發預爲櫟觀舉子業應者如
響居士獨嵓古文辭蓋厭薄八
股而矢志乎秋讀其文想見其

人矣寄蹋祁恩姿贖而不守是
愴肴賦蘡薁咏榛苓霈耳甲午
夏日奉部使者命賑饑於祁也
西郊步園林曰居坐所游息也
登樓觀曰居坐所樓蹕也躊躇
沉顧益深佇久也感[illegible]停而褰

衣至蒼顏古貌恍對先代興廢
唱其學隕淵源乎濂洛聽其議
論旨冝乎古今爰出名其居曰
會力名其樓曰鴻漸解衣盤礴
歡相晜也已而索其所爲斯文
正續猎觀出其淵博似性理其

醇美似近思錄以理學爲綱而
理學式派必求先覺入室之誤
以忠孝節義爲目而忠孝節義
以德務撥冗理民爲之中其意
以氣學者知育科第之敎矣語
以經濟之敎則情知知育經濟

也文矣語以性命並文則情文
故競競焉崇正闢邪雖曰文統
爭而治統于是乎見而道統于
是乎傳矣昔昭明文選號稱大
觀發或失則靡或失則僻殊未
執諸大道西山眞乎內聖外王

其亏躋也深矣髮其所謂正宗
者要亦宗其次非宗其次也文
言而不合也功懸德豈足為斯
文重輕耶是集也言〻孰諸大
徵而又及其次也卓爾精見覺
所係於慥〻居早也以視昭明

西山兩集要雖式格完戶後世

當否能辨此者且也兩集功在

作者而已爽所覩於其間茲則

每謂式題輒抒己見其品題辭

容具見經濟儒畧性命英華不

獨係作者功臣也回憶古循吏

若吳公出㬎賈誼文翁出㬎張栻張詠出㬎張及張睦李畋史臣欒蹟出乾令以氣盛壹今數政不隸古及而所㬎者理學宗匠逵功名才牧出甲擬方將闢書院鼎講壇糾合同以相與闡

闡在茲出業李列之於表中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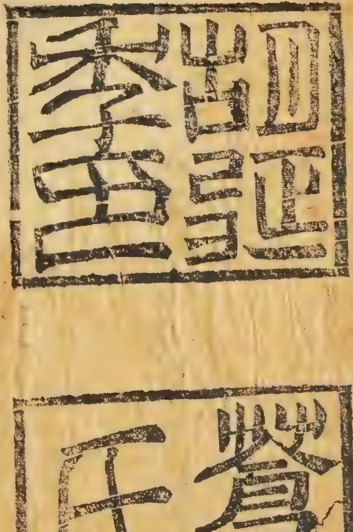
命刻期訖踏爽遑御厥志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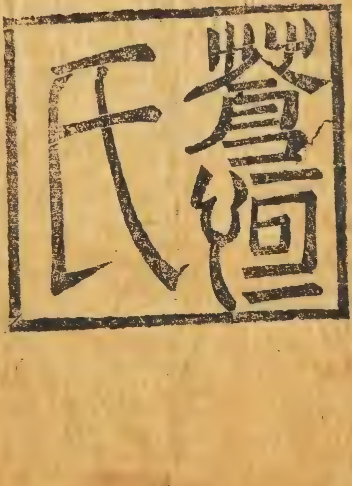
繆加式音列出篇端以讀是久

出慶亦以恨識面出晚云爾

順治甲午季夏日完中浣家社

弟胡延李頓首拜撰





斯文正統序

天地之理不能獨顯是以人出

有道德天地之氣不能常鬱

是以人世有文章氣和本於理

文章必本於道德是道德与

文章合之則正離之則邪也人

生有性則有情有理則有歡淫々喜怒違節歌哭過中數而爲文詞附道而叛道竊德而害德是所謂邪也舍閑行則曲徑舍砥矢則荆棘也天地有憂之憂其人之以邪而亂

正也必篤生一二人維持而倡
明之此一二人者必具深喻而
篤好之若也喻之不深則好之
不篤好之不篤則任之不力任
之不力則其收拾捍衛之也
不堅祁陽刁蒙吉先生為

翼崖先生家嗣承過庭之
訓早歲賢書絕意仕進行
志擇誼水濂洛關閩不爲
功其於道德也喻之深而好
之篤其於文章也則耆匠而
嫉邪自六經而外上下數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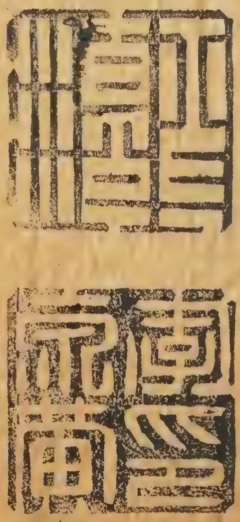
凡其近於格致誠正有裨於世
敎民風考收之反是則棄焉
傷廉而劇義以隆愛而迎
捐視閨行而外皆曲徑砥矢
而外皆荊棘靡吟曲徑荊棘
之是視且凜乎若淵 怵季君

谷允以身教人之妙耶而亂正也
輯其書曰斯文正統則天下
文章莫正乎是嗚呼虞初
齊諧爲類不少皆滑名人遊
戲一諺少年小子奉爲科律
[illegible]學以學術殺天下冒世之[illegible]

哉故知斯文巨統之為功於

世非小也

博陵令古黎李甲黃書



斯文正統序

刁子蒙吉介節士也而尤以有道著聞甲申申之前余欽其名甲申之後余習其人已丑南來過其家悉其人之行誼學問益嘉守身之嚴而要服見道之卓吾

鄉自鹿伯順而後罕有儔匹為
名孝廉三十年幾以身殉節而
百折不回既無仕進之念雞窗
誦讀寒暑不輟架上無非聖書
而持論立言俯視先秦兩漢及
唐宋諸大家一以程朱為矩度

暇錄一編曰斯文正統凡不本於六經四書者雖工弗錄得若干首先王之道也聖人之心也治統道統具是矣豈可任文字觀先是乙未冬余過滏上湛虛張先生出是編讀之極服其確

識定力關係天下萬世不小也
擬于襄夫人塟事後成序作報
先托聲意旣而歸夏峰逢玄張
先生寄一扎云祁州有所謂刁
蒙吉先生者今夏惠斯文正統
一書用心良苦論斷亦確何謂

海內無人此兩先生者道力深

厚方今所服膺也而服膺是書

至此余不容復贅一辭矣大抵

文章一事有鄙之爲小技者有

尊之爲大道者蓋羽翼經書則

道而紊亂經書則技故諸子之

辭多偏偏則滯於形異端之辭
多蕩蕩則荒于遠狂士之辭多
跡跡則見有隙腐儒之辭多拘
拘則襲其跡其病道均也支至
于病道道之賊也余舊輯理學
宗傳一帙自董江都而下幾四

十人正閏兼收有友教之曰旣曰宗傳豈容紊亂寧嚴勿濫所以定宗也余愼之矣蒙吉是編正閏皎然本諸身而精嚴之余固不慮其雜也

歲寒老人孫丁逢題於藕門

之雲鶴軒

刁蒙吉先生斯文正統序

古之文章性天出於一人之文

章性天出於二天於穆不已而

星辰河漢始常麗於天於是為

辰之文地於穆不已而海山嶽

瀆始嘗具於地於是為地之文

聖於穆不已而易詩書禮樂春秋始常流行於天地於是爲聖人之文於穆不可得而見於天地人之文見之於穆不可得而聞於天地人之文聞之故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而必曰文明以止
終之以白賁使文明燦爛而不
止於禮義不賁於無色即高文
大篇垂天耀日徒虛車而已矣
亦何能會合天人而貞夫一哉
歐陽永叔有言六經之道簡嚴

易道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而
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
或離或合然非久磨滅亦不可
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
遠與吾友刁蒙吉先生閉戶靜
脩公車不赴所著有易酌困知

用六諸書多發人所未發乃慨
然於天人負一之統不復明於
天下學問則溺禪心文章則染
霸氣旁門閏位登壇問鼎而宗
統大亂於是綜絡古今原察正
變著斯文正統十二卷首尊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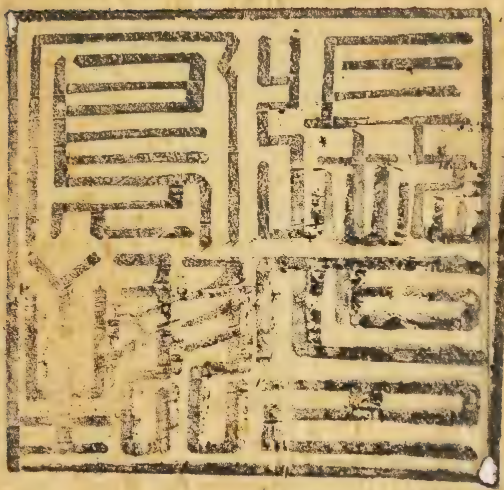
極以闡源終結西銘以要歸而中臚列吾指先憲之文各有論斷壹折衷於仲尼其詞典以厚其氣沖以淵其義深以渾洋洋乎六經之文也蓋大道之散久矣詞家多未窺其原各就其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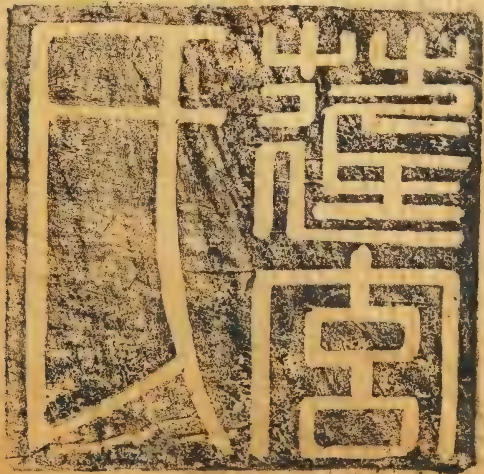
之所及以爲至聞有宗經纂典
動以理語誹之夫太極兩儀之
儁昌嘗不與卦爻並垂天命於
穆之頌昌嘗不與風雅爭烈追
華文少實者非久磨滅而六經
簡嚴易直之文如日月之經天

如江河之行地萬古常新先生所謂伏羲相傳之秘端不在彼在此豈不信哉余方補禮樂之殘缺成六經之大全而愧莫予助也乃先生本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意上泝天之嫡子下遡家

之大宗直接三皇五帝以逮夏
商周之正統嗟乎天之未喪斯
文豈一不在人哉

梁水張鳳翔撰





斯文正統凡例

一斯文之選耑以品行為主若其言是其人非便失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雖絕技無取

一題目雖多要之不出三達德五達道外其玩物遣情游戲小技一切

不錄

一是集傳經史之燈為講學明道地也故於儒佛之辨朱陸之辨尤三致意焉

一平生所景仰佩服之人求其文至形寤寐偶獲尺幅雖十朋之龜不

意也間有一二未諳生平則必其
文之有關大道足以匡時而砥世
者
一近代名公諸所見錄者大抵皆作
古人矣其時賢槩未入選以蓋棺
論定故也

一古今佳文何限一人耳目一時綱羅豈能遍及除所梓二百一十有六篇外尚容續集

刁包識

斯文正統目錄

卷之一

說

太極圖說　周敦頤
觀物說　邵雍
觀物說　邵雍
格物說　朱熹
王氏續經說　朱熹
洪範皇極說　陸九淵

恕齋說　文天祥
默齋說　王守仁
矯亭說　王守仁
志道字說　真德秀
山泉字說　文天祥
晞程說　文天祥
辨志說　王　畿
宋名臣外集說　張　采

卷之二

說

君道說　朱熹
君道說　朱熹
聖學說　程頤
明良說　范祖禹
君相說　朱熹
綱紀風俗說　朱熹
寬嚴說　真德秀
重農說　張栻

責任說　程頤
育才說　楊時
求賢說　胡宏
邪正說　劉安世
儲嗣說　朱熹
臣道說　胡寅
雷者說　劉基
宋名臣前集說　張栻
宋名臣後集說　張栻

宋名臣續集說　　張　采

卷之三

論

原道論　　韓　愈
本論　　歐陽修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程　顥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　頤
讀唐志論　　朱　熹
聖人道出乎一論　　方　岳

易論　董楷
易論　章懋
春秋論　章懋
綱鑑總論　潘榮
初命三晉爲諸侯論　司馬光
詔停襲封論　尹起莘
封建論　胡宏
朋黨論　胡寅
宦官論　司馬光

濮王典禮論　許浩
事難論　邵寶

卷之四

論

夏禹論　胡一桂
武王論　方孝孺
漢高分羮論　鄭玉
唐太宗論　謝鐸
武后論　胡寅

梁武捨身論　尹起莘
逆劭弑君論　尹起莘
商鞅徙木論　熊禾
潁考叔論　呂祖謙
豫讓論　方孝孺
伍員論　程敏政
張良論　楊時
田横論　王守仁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　尹起莘

以王珪魏徵爲諫議大夫論　尹起莘
曹參論　謝鐸
李勣論　張甯
李璀論　李廷機
岳飛論　蔡清
荀彧論　唐順之
董揚王韓優劣論　馮從吾

卷之五

序

易序　程頤
易傳序　程頤
尚書序　孔安國
尚書序　蔡沈
毛詩序　卜商
詩傳序　朱熹
禮經序　程頤
春秋序　程頤
春秋序　胡安國

大學章句序　朱熹
中庸章句序　朱熹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李方子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大學衍義補序　丘濬
周禮訂義序　真德秀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卷之六

序

諫垣存藁序　韓琦
戊午讜議序　朱熹
鄒道鄉文集序　李綱
王梅溪文集序　朱熹
羅一峰文集序　羅洪先
送全承叔序　真德秀
望雲圖序　方孝孺

五友詩序　薛　瑄
韋朝志序　許相卿
滁州志序　莊　杲
品士錄序　張時徹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別三子序　王守仁
別涂鏡源序　馮從吾
慕古錄序　張　銓
四書說約序　鹿善繼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采
聖學啓關臆說序　趙南星
聖學啟關臆說序　鄒元標
馮恭節公拘幽書草序　李維楨

卷之七

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羅倫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熹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守仁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守仁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羅倫
冉子祠堂碑記　茅坤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二程先生祠記　朱熹
嚴先生祠記　范仲淹
狄梁公碑記　范仲淹
文文山祠記　王守仁

寶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張烈女祠堂碑記　羅　願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關中書院記　馮從吾

卷之八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程　顥
崇安縣學田記　朱　熹
金華縣社倉記　朱　熹

進陽縣復賑糶倉記　眞德秀
義田記　錢公輔
岳陽樓記　范仲淹
進講大學章句手記　眞德秀
定軒記　眞德秀
勿齋記　眞德秀
葵軒記　陳敬宗
恥菴記　羅倫
常春堂記　羅倫

宣化堂記　劉因
和敬軒記　徐愛
剛峯記　羅倫
象祠記　王守仁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五芳井記　黃道周

卷之九

書

通書計四十條　周敦頤

荅張橫渠定性書　程顥
荅倫彥式書　王守仁
荅涂鏡源書　馮從吾
荅楊源忠書　馮從吾
荅汪明卿書　馮從吾
定情書　林偂昌
為家君請宇文化中典學書　程頤
再書　程頤
荅朱長文書　程頤

與劉素彬書　羅　倫
與友論文書　馮從吾

卷之十

書

上裴吏部書　駱賓王
謁羅先生書　李　侗
與劉共父書　朱　熹
與陳丞相書　朱　熹
答吳仁吳生書　朱　熹

上丞相書　眞德秀
上程御史書　謝枋得
與魏參政書　謝枋得
上忠齋留丞相書　謝枋得
上謝疊山書　胡一桂
與彭學士華書　何喬新
與葛侍御書　陳獻章
復藩憲諸公書　陳獻章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與安宣慰書　王守仁
寄楊邃菴閣老書　王守仁
上月林丘司冦書　于愼行
上鄒總憲書　葛寅亮

卷之十一

策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賢良策三　董仲舒
廷對策　羅倫

疏
正朝廷疏　丘濬
再陳聖學疏　湛若水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欽崇天道疏　鄒智
應詔封事疏　鄒智

諫迎佛疏　王守仁
陳情乞終養疏　陳茂烈
劾元輔奪情疏　吳中行
陳務學之要疏　高攀龍
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面恩陳謝疏　劉宗周
轉亂爲治疏　劉宗周
釐正文體疏　凌義渠

卷之十二

劄子至銘
陳三德劄子　司馬光
論君德劄子　程頤
論王霸劄子　程顥
乞挍正陸贄奏議劄子　蘇軾
上殿劄子　真德秀
表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論佛骨表 韓愈

誥命

贈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檄

爲徐敬業討武氏檄 駱賓王

代竇慶守諭屬檄 羅倫

歌

正氣歌 文天祥

辭

歸去來辭　陶潛

自警辭　海瑞

傳

林貞女傳　吳國倫

義婢傳　吳國倫

辨

孔子封王辨　吳沉

七儒辨　宋濂

正直忠厚辨　孫承宗

議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狀

奏復七聖謚號狀　顏眞卿

引

劉司獄承恩圖引　楊繼盛

旨

證人要旨　劉宗周

題

題李世卿學錄　周瑛

跋

跋辨學錄　馮從吾

銘

西銘　張載

斯文正統卷之一

祁陽後學蒙吉刁包選輯

從子再雍挍正

說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一語集群聖之大成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段發明

此意繫辭云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此段原本此意人極立則天極地極與之俱立日月所以明鬼神所以幽四時所以行皆在其中矣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天○地○之○性○人○爲○貴○）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所曰樞紐不曰根柢

本者本領之本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處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之意成是凝成行主之意

朱子解圖首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其解陰陽動靜一段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

機猶弩牙弩絃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絃發機靜則絃不發太極之乘此氣猶弩絃之乘機也

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其解陽變陰合一段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

生之序以質言五數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行之序以氣言四時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行其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其觧五行陰陽一段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

五行四時皆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動靜皆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其解無極二五一段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

理與氣合
故能成形
成男成女
通人物言
之如物有
牝牡之類
在植物亦
有男女如
有牝麻及
竹有雌雄
之類皆離
陰陽兩柔
不得

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盖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化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盖合而言

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其其觧人得其秀最靈一段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

動心不
擊則情流
而不知止
性以陷溺
矣此所以
爲惡也

不說仁義
禮知却說
仁義中正
中正卽禮
智中正尤

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

葢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

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

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其觧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一段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

靜。也。葢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

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

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葢。一。動。一。靜。莫不有以

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

親切中是
禮之得宜
處正是恕
之正當處

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其解君子小人二句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

靜非無欲不可無欲非敬不可通是一件功夫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

生死原非

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觧立天之道五句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

二事老氏謂長生久視佛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謬也

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其解末二句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學者熟讀此解。然後可以言圖說。不然對面千里矣

羅念菴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閑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主

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此段議論深得主静之旨特錄之

先生當聖遠言湮時獨以奥義微言湮千載不傳之秘二程子親承指授體備於身猶未表章於世

也自朱子出條分縷析不憚詳復然後其書始大行於世方是時以論太極圖不合而劾之者林侍郎栗也排擊僞學拈論太極圖說之非者張臺臣貴謨也噫二子不足責矣陸氏兄弟操同室之戈不遺餘力焉自非灼見本源確然自信於邪說横行之世太極一圖幾何不與群言共湮沒也哉即使必傳亦不過分李挺之穆伯長之一得豈能達焉希夷上承四聖乎周子有功於四聖朱子又有功於周子後聖有作斷斷乎其無以加矣

象山肆其麤辨以無極二字爲妄加此諸老氏
書再書辭加憤厲朱子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
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
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
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
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
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觀此則象山憑臆自用
不復取善受言豈謙亨之道乎陽明以其頓悟之
見有脗合焉者不援陸歸朱而反執晩年定論逞

使朱歸陸誣也甚矣

能觀道則一切不能外此之謂格物此之謂窮理

昊天聖人

觀物說

邵雍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

昔以有功民物得名

天人上下古今其道一也

四府二字奇創

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

靜四時則無物非四經雖有物亦歸蒙天

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窮物之理盡人之性以至於天之命此盡人合天

之說也易與中庸皆可參看首段以處理性爲命
其觧頗異然引入道字所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者也又歸本到昊天聖人上見天
地設位聖人成能其理有不誣者四經分配四時
似近牽合然觀物數篇自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
暑晝夜飛走動植以及皇帝王霸道德功力意言
象數化教勸率之類莫不作四件說所謂加倍法
也讀者會其意而毋以辭害之可矣

目耳鼻口之靈心之靈也

有體有用變化無方

觀物說

邵雍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

無至物則無物無至人則無人

萬心只是一心靜坐照條亦然

朱子云天地不會說

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備他聖人來說故曰代天言餘以類推之可矣

全在此句着眼

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

從贊化育而極言之

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何以繫爲

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妄能從妄人而有妄知妄言者乎。

繫辭云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遠觀諸物近取諸身此觀物之祖也皇極經世諸書要爲申明易理而作故以觀物各篇然觀物者必自觀天地始使非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輕言觀得乎篇中詳著聖人體用而究其極則一理字盡之人知先生之妙於

數而不知先生之精於理即理而數在焉非有二
也故程子嘗問先生曰知數爲知天知理爲知天
先生曰還是知理爲知天其斯以爲內聖外王之
學也乎

格物說

朱　熹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

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故聖賢之言若合符節

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

須從此做起

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

同者缺一不可察念慮之微亦是窮理則良知之學亦是矣

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

此一轉即陸王之說

心與理分言之卻是一個物事猶易之云道器也

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

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倂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

今學者當辨此

論務使學者莽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格物為大學入門第一義惜失其傳使學者茫茫無下手處文公以程子之意特為補出厥功懋矣陽明一代大儒特標赤幟視補傳為添足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若然則是仁守之而後知及

之也得無失先後之序乎今試取此說讀之真切確當痛快淋漓即使孔曾復生亦當首肯學者反覆玩誦幸勿以億臆之見鹵莽之心妄肆譏評可也嘗試譬之有人於此彼知其爲某人有物焉我知其爲某物此本心固有之知也使其處昏黑之中知何者的他見須待日須待燭而後可不然憑空揣摹終不濟事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如暮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格物之爲窮理也審矣又嘗考諸四書君子博學於文學而不厭信

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之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思之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之格物也又嘗考諸五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也者辭變占所繇出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說卦之類莫非象也有象則有理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物宜格

也詩自興觀群怨以至事父事君之大何者不貫推斷下至鳥獸草木皆有義類可求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詩之物宜格也書所言大抵皆君臣相與勉勵之辭其中經權常變治亂興衰之故何者不需理會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曰不孫古訓於何其訓書之物宜格也禮自郊天社地饗祖宗格神鬼推而至於在朝在國在家在野一應精粗大小語嘿作止之事莫不各有矩矱纖悉備至使非卓爾有立便如面墻故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禮之物宜格也春秋具經世大法凡禮樂刑
政之務日月山河之變雷雨水火之災一禽一鳥
一禾一木之異莫不備書使非比事連類眞有以
見其錯措咸宜之妙則微辭奧義隱矣故曰春秋
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之物宜格也他
未暇具論如申生許世子止彼豈不親於父子陳
乞鄭公子歸生彼豈不義於君臣宗魯之事衛縶
彼豈不忠於朋友只以不格物之故遂被惡名於
天下萬世此豈細故與我故曰使釋老之徒明於

格物二字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於格物
二字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於格物二字
便是孔門政事使班馬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
孔門文學自古天分殊絕學問該洽而竟隔毫釐
千里之謬者可勝道哉此程朱之訓所以獨得孔
門宗旨雖百喙爭鳴終不得以彼易此也以上俱
困知錄敬附見於此

提大意渾涵說完爲下面責備張本

王氏續經說　朱熹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盖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也。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以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寔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

粗識其用則未精識其體可知

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蓋未之前聞乎

天下第一等事業

治人而及夫天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興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

蘇爲肖似如優孟之衣冠

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宜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之禮

或曰王通
孔明之王
者也謂此

不惟無功
且有罪

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豈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
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
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
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
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
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
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
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

似爲得開一面究竟罪坐主人

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疇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

陽明以退之為文人之雄而許仲淹意與此同

者。及考其平生意嚮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視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五經與天地相為存滅開闢以來有庖羲數聖人朔獲於先有尼山一布衣著明於後所謂制作定世符也雖聖人復起豈能損益其間文中子不度德不量力居然以刪定贊修之權自予僭越特甚

文公一一道破使真僞較然而究亦不沒所長推之門外可引之門內可葢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春秋之筆也

理不明而爲虛妄之言者皆是也

洪範皇極說

陸九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恊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

欽此承宣
纔是導守
令
下
命宗是福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蠻貊知

求則得之顏子壽而盜跖夭矣齊富而景公貧太史公見未及此

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之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

富貴作禍觀貧賤作福觀千古隻眼

詩書同歸

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

必然之理也

子静之學明白坦易無纖毫遮蔽故發爲議論開天闢地却是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呂伯恭爲考官一見其文必開目明便知爲江西陸子静蓋此類耳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此章代醮事大有關於世教此牧民者所當倣其意而行之也

嘗試盱衡往代昭烈之與曹瞞成敗懸殊矣吾必

曰瞞禍而昭烈福也孔明之與司馬懿成敗懸殊矣吾必曰懿禍而孔明福也武穆之與秦檜成敗懸殊矣吾必曰檜禍而武穆福也辭此推之上下數千年禍福一眼覷破又焉用斤斤趨避為也求福者其亦可以知所適從矣

范忠宣終身得力只一恕字而其言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仍襲舊說

恕齋說

文天祥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凌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

其遺餘，以求進於道易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人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論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表

分愛分治
恕義始盡

應心註解一斜不錯

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巳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强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强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巳之心而推以

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繇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巳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題目是恕開口却以極字仁字配發末又補出忠字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闡閩洛之宗風洗漢唐之陋說文章家不能窺其藩籬

矯枉者過正故一方立一病生

矯[illegible][illegible]輕克字有痕迹

矯亭說

王守仁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

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文甫二百字而抑揚轉折曲盡其妙且句句抑其過不及之偏而以中道裁之尤見忠告之意

詩曰矯矯虎臣中庸曰强哉矯矯之取義即喁義所謂勇敢强有力者是也不矯則何能克不克亦何以矯爲乎語之言行也曰過易之言行也曰果皆爲偷安而藉口自然者下藥也

欲謹言而未能須從氣浮志輕處治之不然雖緘口塞究何益

默齋說

王守仁

梁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

柔而害物昔人所謂李猫之類

修辭立其誠折言之凡八約言之只是一個

人者謂之黙之狡慮人之䀹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黙
謂之黙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
黙以售其奸者謂之黙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
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
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黙又曰君子欲訥
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黙矣仁者言也
訒非以爲黙而黙存焉又曰黙而識之是故必有所
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黙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
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黙者莫如顏子

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盡亦知所以自取之。

司馬溫公以不妄語三字教元城爲立誠之本元城力行之隱括七年而後成談何容易繫辭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立志貴志
先儒教人
第一着

志道字說

真德秀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君聖君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逹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途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

大學末篇孟子首篇莫不致謹乎義利之辨至宋儒南軒氏又加進焉學道者所當省察而力行之也

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盖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

[illegible]滴歸源

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

孔孟言仁
無異指

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梏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盡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蠹

鉅鹿之戰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是克己榜樣

盡人所以合天

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廝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鏌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兹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

穎濱之言
節陳亢之
見先生奚
取焉

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夫人之愛其子者愛之以科名而已八股之藝兩榜之貴一品之尊於願足矣故命名問字之間亦遑遑取義於此及語聖人之道則驚訝以爲不情豈知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志道者義方之訓也否則邪矣而又必進之以求仁而又必進

之以克巳歸根性命透底工夫完全交付以作堂搆播穫之業先生之愛其子也其至矣乎可爲富貴利達中人一洗俗情穢氣

馬伏波戒子書只在人情世故上打美朱文公教子書則諄諄然進諸聖賢之域矣此誠𡢾美文公度越馬氏凡爲人父而名其子與爲人子而體其父命名之意者皆當三復是篇

川上章竟歸本到謹獨去此意可思

觸目警心

山泉說

文天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

欲字是對頭

繇敬說到幾纔有分曉繇幾說到誠纔有着落

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
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
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
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
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
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
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不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
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
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共川。川水之源。川水共山泉之流

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

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誠者德行之本也幾者德行之辨也敬者德行之功也蔡文莊曰程子之敬立身之命周子之幾超凡之梯超凡立命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文山見及此矣

聞之乾畫一實則生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庖羲心畫而

實天地自然之理也以天地自然之理養蒙非善

易而能之乎

美厥名爵厥實者多矣循名責實端望有志之士

薦此尚爲深足晞

晞程說

文天祥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濂公之父生於池。濂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嘗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藺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

孫未出
年餘年無

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亥心若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修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黄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音忌）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而何以自别於常見然其後受學於舂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説爲諸儒倡聖賢豈别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畫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雖今之爲程

孔孟著者二程既出孔孟在目前矣故曰昔難而今易

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

薛文清曰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也至於睎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睎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睎程生巳未三月、

其廷對則董賈。其謀國則宗李。其志則子房孔明其餓則伯夷叔齊。其死則睢陽平原。此尚論者所

知也至於其學則五經四子而其文則程朱此尚論者所未知也吾讀晞程說諸篇知其於濂洛關閩之傳葢直遡其嫡泒乎特録三義與學者共見之使曉然於三百年綱常之重寔理學名儒肩之非但一腔忠義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指其人以實之

辨志說　　王幾

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人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

忠齋云今人只爲自家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來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下落下來

苟然者也世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志爵祿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繇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

千里相傳一滴眞骨血謂此

欲惡分明恐在學問有得之後

故也於此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忘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正固守夫炯然不容昧者

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魍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驟以道德破功利之說扞格難入故從一點靈光不容晦沒處提醒之此即子輿旦氣之說陽明良知之學也然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恐識取正未易易吾仍補以龍谿之言

道德中自有功名功名中自有富貴富貴中卻無

功名功名中却無道德可相成亦可相反辨志者

幸毋歧視之也

不樂道求樂甚麽此中可不言而喻

假道學之名有自來

濂洛與鄒魯同功

宋名臣外集説

張　采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昉伊川論顏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訖於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爾自道學詎起弊乃有三師門各競一也僞流徼襲二也援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爲智者諱然濂洛以來世不常治而三綱倏明五倫時序者謂非諸儒倡賛之力經綸萬禩者乎然朱子所集以時考之則濂溪二程其世也何以合是曰諸儒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孟

排立題目良是

明公危坐其看喜怒哀樂未發

子所謂大人天民固流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社稷臣耳以目諸儒亦不崇矣迺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焉爾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著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蘊又何事詹詹言行爲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焞問朱公掞旹所論雜說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葢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爾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於踐形復性堯夫

前氣象乎

只緣格物二字不分曉生了多少葛藤

萬世教法

脫去世網與天爲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靜相
因體用一貫繇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塗夫學
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
事功不辨何繇道明今永嘉之學爲雅流所戒而尼
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
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鵝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
惟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錄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
食裘葛也李氏斯錄亦做近思小學之意爲中下人
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

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嚮往得踐履繇是而之其庶幾焉不然適開三弊幼武氏之書且爲濫觴矣

道學二字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所以相孔子所以師者也濂溪二程直接帝王師相之統豈諸名臣所可班乎乃子朱子含之而李氏集之大各有所當也受先言之審矣至於江西頓悟一段尤得紫陽辨明若必爲斯道續正鉢而踏實地方今講學者不可不知